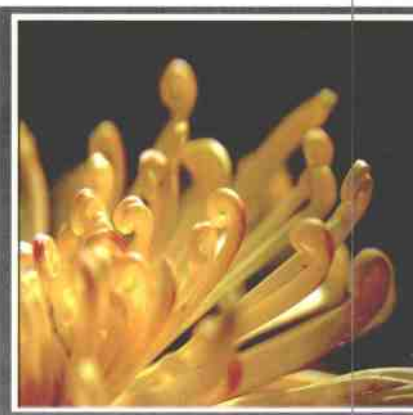


心 灵 物 语

Huang
JIA
黄金甲

王劲松 著



黄河出版社

黄金甲

王劲松 著

黄河出版社

策划主编 钱国栋 纪广洋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焦萍萍 监制 葛春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甲/王劲松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12

(心灵物语丛书.第2辑)

ISBN 978-7-5460-0120-3

I. 黄…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48 号

丛 书 名 心灵物语丛书(二)

书 名 黄金甲

作 者 王劲松 著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0-0120-3

定 价 405.00 元(共 15 册)

[序]

以命运之手拂去历史烟尘

我是喜欢读历史小说的。历史小说是以史料为框架,通过文学的手段,拂去蒙尘的往事,将整个事件精妙生动地呈现出来,尽可能地抵达本来的面目。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唐朝末年也是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王劲松的《黄金甲》正是截取了这个片断,艺术性地勾勒出一幅唐末社会的全景画卷。小说主要叙述的是唐末朝廷腐败不堪,宦官、藩镇、女宠相继为祸,民怨沸腾。黄巢率领起义军在危局中逐渐扭转战局,由弱变强,击败淮南军主力,北伐中原。《黄金甲》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描绘了波澜壮阔的黄巢起义,通过引人入胜的政治、军事斗争描写,塑造了黄巢、张居言、杨景彪及王铎、卢携、高骈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故事让我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晚唐,回到铁马金戈的战场……江陵雪灾、荆门血战等一幕幕场景惊心动魄,读来令人不能释卷,掩卷不能不深思、落泪。

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回肠荡气,堪称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厚 圃

2009年9月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赋菊》

主要人物

黄巢，唐末农民起义领袖

尚让，起义军副帅

张居言，字子翰，起义军军师

杨景彪，起义军前军哨总，后为左军大将

朱温，起义军大将

赵璋，起义军大将，人称“拼命三郎”

孟楷，起义军大将

盖洪，起义军大将，人称“赛张飞”

王重霸，起义军前军主将

常宏，起义军大将，人称“常鹞子”

费传古，字羽轩，起义军谋士

彭攢，起义军谋报头领

仪君，起义军暗线

皮日休，字逸少，诗人

曹夫人，黄巢之妻

曾婉，曹夫人义女

秦公度，隐逸

阿绣，秦公度之孙女

唯慈法师，大千禅寺主持

唐僖宗，原名李俨，懿宗第五子

田令孜，宦官，左神策中尉

王铎，字昭范，宰相，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卢携，字子升，宰相

张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

刘巨容，字德量，山南东道节度使

曹全晟，字文渊，江西招讨使

高骈，字千里，淮南节度使，后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

吕用之，方士，高骈谋主

张璘，淮南军大将，都知兵马使

毕师铎，淮南军大将



目 录

序：以命运之手拂去历史烟尘（厚 圃）	1
--------------------------	---

〔第一卷〕

引 子	3
第一章 长夜漫漫	4
第二章 何去何从	10
第三章 血战阳翟	15
第四章 生死一线	20
第五章 世外高人	25
第六章 两心相许	30
第七章 冒死以谏	33
第八章 大江东去	38

〔第二卷〕

第一章 潭州之战	43
第二章 忧心之患	49
第三章 风雪江陵	56
第四章 襄阳谍影	61
第五章 雪夜深情	66
第六章 战云密布	71

第七章	大战前夕	79
第八章	惊天逆转	85
第九章	血染荆门	90
第十章	国有九破	95
第十一章	愁云蔽日	101
第十二章	生死无恨	105
第十三章	浴火重生	108
第十四章	滚滚铁流	112

〔第三卷〕

第一章	乱世能臣	119
第二章	淮南节度	123
第三章	贤士归心	127
第四章	元宵惊变	131
第五章	风云激荡	135
第六章	黄家日月	139
第七章	兵败云仓	145
第八章	孤身平叛	152
第九章	马球竞官	158
第十章	痛失肱股	165
第十一章	危城时刻	172
第十二章	利剑出匣	179
第十三章	破釜沉舟	184
第十四章	决战仓桥	190

[第一卷]





引 子

唐乾符五年初春，萧条已久的京都长安又迎来了一派热闹景象。“流贼”王仙芝在黄梅岭被歼的消息，让官宦士绅们欣喜若狂。几路官军合围占据濮州的黄巢“匪部”，更给他们增添了难以遏抑的兴奋：一个“太平盛世”眼看就要到来了。

第一章 长夜漫漫

濮州，寒意料峭的夜晚。

黄巢从窗棂中向外望去。夜空中一颗颗星星闪着幽怨的光，就好像战死的弟兄们不瞑的眼睛。

一丝悲悯之色从黄巢的眼中闪过，旋即又恢复了冷峻。烛光映亮了他伤痕累累阅历风霜的脸庞，那紧皱的眉锋中似乎积蕴着沉沉的重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曾经是黄巢的人生信条。在他家乡曹州冤句一带，素有尚武之风。黄巢兄弟八人个个精通武艺，排行第二的黄巢尤擅击剑骑射，本领高强。与兄弟们不同的是，他更喜欢读书，自幼便能写诗。黄巢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祖父与父亲以菊花为题作联句，祖父一时未就，黄巢在旁见了却脱口而出：“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父亲怪他无礼，祖父却惊喜地说：“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黄巢应声咏了一首《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祖父与父亲都大感惊异。

年轻时的他发愤苦读，渴望能考取功名，做一番了不起的事业。他曾以头名乡贡的身份几度进京赶考，然而科场的黑暗、朝廷的腐败彻底扼杀了他的梦想。

黄巢还记得，落第的他站在长安城外的高坡上，鲜红的落日将白云染成血色，将青山也染成血色。万山沉寂，只有北风在他耳边呼啸。他久久地伫立，直到阴影渐渐地吞没了山顶。他仰起头，眼里燃烧着火焰：我黄巢对天发誓，我会回来的，我要把黑暗踏在脚下！

从长安回到家乡，他毅然决然的投身盐帮，走上了一条在风刀雨箭中跋涉的道路。



食盐被官府垄断着，各级官吏乘机大肆搜刮。唐玄宗时盐价每斗才十钱，德宗时加到三百七十钱，而到了代宗大历末年，盐利在朝廷岁入中已占半数，达六百多万缗。实际市面上的盐价，往往比官府定价还高一倍，数斗谷子只能换取一升食盐。无数百姓买不起盐，被迫淡食，衰弱成疾。为了不让民间贩卖食盐，官府规定“卖私盐一升以上者处死”，并组织巡院严加查禁。盐帮弟兄们为贩卖食盐在山川大地上风餐露宿、辛苦奔波自不待言，更要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常常被迫和巡院缉查队白刃相见。他就是这样动荡的生涯中被磨炼成一条坚忍顽强、果敢豪迈的汉子。

他任侠好义、除强扶弱，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盐帮弟兄们的衷心爱戴；他深入过许多山村，住过茅屋草棚，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亲眼目睹了人们衣不蔽体、吃糠咽菜的生活。

那一次，黄巢和被称为盐帮“智囊”的张居言跟着一个光屁股的孩子进了他们家。弯着腰，走进黑洞洞的茅屋，黄巢揉揉眼睛，半天才看清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坐在破木桌旁。面前的黑碗里只有三个野菜蒸的团子。

“老婆婆，家里就只有你和小孙子么？”黄巢问道。

“是啊，”老人叹了口气，“儿媳妇得病没钱治，死了；儿子出去逃荒，说是半个月就回来，眼看已经十八天了还不见人。”

“你家里缺盐么？”黄巢又问。

“盐？”老婆婆苦笑了一下，眼里闪着凄然的光，“吃食都没有，哪里还买得起盐啊——怕是全村都没有人家吃得上！今年大旱，野菜都快没了，要是过些天儿子还不回来，我们这一老一小怕是就要饿死了。”

此情此景令黄巢心里黯然。他悄悄地把自己背的干粮和一袋盐放在了屋角……

他们从茅屋里退了出来，张居言声音低沉，眼窝里滚出了泪：“看到那位老婆婆，我就想起了我失散的娘亲——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天下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受苦人啊！”

“如今奸党当政，世道吃人。你说，要怎样才能拯救天下的受苦人？”黄巢激动地问。

张居言眼角微微一颤。他并没有回答，只用那双睿智的眼睛深深地看了黄巢一眼。

除了拿出强有力的铁的行动来，是没有第二种法子的。黄巢意识到

早就在内心深处蛰伏着的念头，此刻这念头熊熊地燃烧了起来——反了吧，反他娘的！

黄巢凝视着张居言，一字一顿：“我有志欲倡义天下，实现均平，只恨缺少贤才相助。”

张居言心中猛然跳了一下。黄巢是个血性豪侠的汉子，好结交四海英雄，而且喜读书，才智出众，这他看得很清楚。但没想到，黄巢竟有如此宏图大志！

黄巢感到了张居言那瘦削的身躯内激愤的震动和热度，看到他眼中似乎有无穷的风云聚散又合拢。

“居言不才，愿助大哥一臂之力，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乾符二年正月，王仙芝与同伴尚君长、尚让兄弟率三千饥民揭竿而起。原准备首倡义举的黄巢，闻讯拍案叫好，欣喜若狂。他带领族人变卖家产，在张居言的帮助下迅速于冤句组织起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曹州城下，他率队与王仙芝义军胜利会师。他们在高高飘扬的义旗下共同宣誓：纵横天下，除暴灭害，实现均平。

山东、河朔豪杰纷纷响应，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就此展开，以迅猛之势席卷十二州，震动天下。

后来，王仙芝在朝廷的诱降下动摇，义军分裂了。黄巢带着部分人马打回山东，王仙芝军则留在湖北一带……

黄巢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此刻，展开的地图仿佛在无声而严峻地注视着他。

王仙芝这一义军主力的败亡，使得十几万唐军得以集结起来迅速扑向濮州，也使得他陷入了孤军奋战、四面受敌的境地。

自从冤句起义以来，他已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危难，多少次敌人的围追堵截，多少次绝处逢生。但也许，只有此刻才是他所遇到的最危急最险恶的关头。

北有张勳的天平军；西有河阳、宣武、昭义诸军；西南曾元裕各部虎视眈眈；东南，招讨使张自勉正在步步进逼！他深深地感到，一张黑色的巨网已经悄无声息地撒开。它将慢慢收拢，把数万义军紧紧缚住，让他们窒息直到死亡！



透过灯下的地图，黄巢仿佛已清晰地看到张自勉们狰狞的面目，听到了敌人越来越近的马蹄声。

——他必须立即找到突破口，找到撕开这死亡之网的办法！

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回来搜寻着。终于，停在了东线。

在东面浑州和宋州之间还有一个缺口，一个张自勉们尚未合拢的缺口。

向东，打回沂州去？

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不久前开进沂州的场景。

那是一幅多么壮观动人的景象呵！那些平日里在老爷大人面前畏畏缩缩、忍气吞声的人们，这个时候都挥舞着手臂，向着黄巢发出近乎癫狂的欢呼！黄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滚烫的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旌旗飞扬，戈矛林立，城上，城下，军民的呼喊声如海潮骤长，响彻云霄……

对，东进，迅速东进，把张自勉抛在后头！——可是，东进就是安全、正确的么？敌人，会轻易地让我们东进么？

黄巢伸出粗粗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这个时候，他的精力、智慧乃至整个生命都落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门外，一个瘦长的身影挺立在寒风中，纹丝不动。那是黄巢的亲兵小罗子在忠实地履行着护卫的职责。

屋内许久没有声响，小罗子从门缝外看去——黄巢已不知何时沉入了梦乡。这一天一夜里，他巡视，命令，思索……直到疲惫和困倦压倒了他。

小罗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屋，轻轻地将大氅披在黄巢的身上。在这个亲兵的眼里，他不仅是一个豁达坦荡、勇猛刚强的统帅，更是一个重情重义、可亲可敬的兄长。

那年，刚入盐帮的小罗子和黄巢在运盐路上遭遇巡院缉查队。他大腿受伤，难以行走，是黄巢奋不顾身救他脱险。逃跑途中，他们没了干粮。黄巢慷慨地将身上仅有的两个馒头给他吃了一个……

漆黑如墨的夜晚，呼啸的寒风，两人在荒野中走着。一片片的树林，黑森森的影子，猫头鹰发出的忽高忽低的凄厉叫声，一切都让他感到害怕，感到更加的饥饿。他的双腿沉重得象灌了铅，每走一步似乎都要用上全部的力气。就在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黄巢搀住了他的胳膊。

“给！”黄巢把自己没舍得吃的那个馒头递了过来。

“不……”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了。

“少啰嗦，拿着！”黄巢的双眸在黑夜里闪着温暖的光，将馒头硬塞到了他的手上……

回想起往事，小罗子不由得内心一阵激荡。看着熟睡的黄巢仍然紧皱着眉头，棱角分明的脸上含着深深的忧虑，他的眼圈不禁红了。

他脚步无声地走出了屋子，挺直了腰杆守候在门外。像一座铜铸的雕塑，任凭刀子般的冷风刮在脸上、身上，他依旧一动也不动。

今夜是严寒而漫长的。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漫漫长夜焦灼——他们，究竟该向何处去呢？

二

长安，一座城垣方正、街衢井然的帝都。宫城凝固着红色与金色，雄伟，肃穆，森严。殿宇瑰丽，楼阁连绵，近万间宫室组成的庞大建筑群上空浮荡着一种神秘、浓重，幽深莫测的暗沉沉的雾岚。

兴庆宫原是唐玄宗即位前当亲王时的王府，开元二年改为兴庆宫，后又几经扩建，成为历朝天子日常居住、理政之地。大同殿座落在宫城东南，高高的藻井贴满了赤金花，丹朱的廊柱都镶着金边。殿内，此时暖风熏人，弥漫着幽幽的檀香气息。

唐僖宗半躺半卧在龙椅上，有些厌恶地看了看案前厚厚的奏折——又是什么某道蝗灾遍地颗粒无收，某州江河决口急需疏浚，某县饿死穷民数百恳请赈济，弹劾某库存粮被抢诬匿不报……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皇帝，蹴鞠、斗鸡、骑马、下棋，无一不精，却最是头疼理政，千头万绪总令他烦躁不已。

好在他有个精明能干的“阿父”田令孜。

田令孜本姓陈，字仲则，自幼随田姓义父入内侍省，后被派去伺候当时还是普王殿下的李俨。田令孜看准了普王可能成为天子。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成了他压注的重宝。他几乎时刻不离普王半步，曲意奉承，饥则亲手调食，寒则亲手加衣，日则形影不离，夜则鼻息相闻。普王李俨因而对他宠信日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到李俨继位为帝，原本只是一个小马坊使的他便被一跃提升为掌握天子禁军的左神策中尉。官员任免升谪、钱粮收支调度以及赈灾、科举、讼狱等一应“细务”，僖宗大多交给这个最信任的宦官处理，让自己松泛了不少。



僖宗手里拿起刚刚呈进的张自勉行营八百里加急军报，迟疑了一下，还是拆开了。略略一看，僖宗便皱起了眉头，对待立在龙凤烛前的田令孜道：“阿父，张自勉又奏称黄贼裹胁流民，颇有声势，恳求增兵增粮。”

田令孜却毫不在意，笑道：“武将往往加意夸大匪情，怕的是轻而易举就剿平了，显不出功劳。那黄贼本是王仙芝部下头目，今王仙芝已传首京都，黄贼又岂能兴风作浪？我几路大军合围，必可荡平黄贼。只要下旨给张自勉，严令其务必一网打尽即可——皇上，无须理会此等细微小事，老奴有一宝贝献予皇上。”

僖宗立即来了劲头，把奏折扔在一旁：“哦？快呈上来！”

田令孜诡秘地一笑：“这个，要请皇上移步一观。”

鎏金牡丹屏风后，一池碧水温汤。两名妙龄女子正在池中沐浴。透过屏风间隙，两女子羊脂白玉般毫无瑕疵的美丽胴体展现在眼前，僖宗已是看得呆了。

但见其中一个女子神情慵懒，长长的睫毛，半睁半闭的桃花眼，艳红的樱唇，自来的天生丽质。山峦起伏的体态，迷人的曲线，分外妖娆妩媚。僖宗不禁升腾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欲望，低声赞叹：“真正人间尤物！”

两名女子都是一惊。待看清是僖宗，那桃花眼女子娇羞道：“是皇上！您怎么……”说着脸上泛起淡淡红晕，微微偏过头去，却是眼波一瞥，射出勾人魂魄的光采。

田令孜低低的声音：“此乃老奴从江南买来服侍皇上的，这个叫美玉，另一个叫红慧……”

僖宗似已全然听不到了，上前一把抓住了美玉的手腕。那美玉露出一丝挑逗性的微笑，桃花眼满溢春情，微睨了一眼便合上了美目，口中媚声道：“皇上，不要……”

田令孜躬身转出，耳听得屏风后传出娇喘呻吟的声音，不禁微微一笑。

——引导皇帝沉迷于享乐从而厌烦政务，远比强逼皇帝交出权力高明得多。